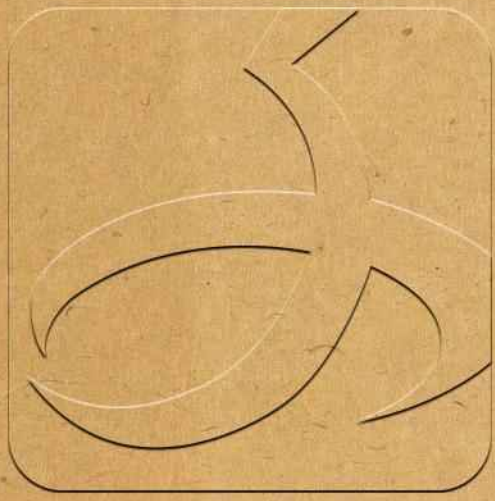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22.238
7772-1
#15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

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于公

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

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

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它仕春渚紀聞

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卒

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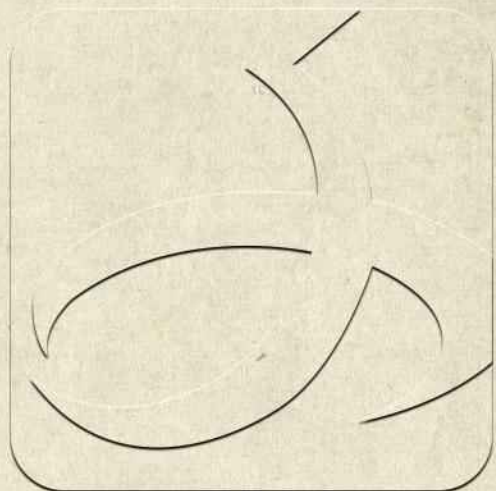


北京南文
化局文物
調查研究
組藏書印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以進士及第

五代史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拱事

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

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性明惠善詞賦唐同光中登進

士第又陳保極聞其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

擢進士第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為從事從榮素急暴後

怒保極不告出遊宰相門以馬箠鞭之尋出為定州推

官從榮敗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禮部倉部員外郎

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

曰近知今二歲有三箇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

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既居相位保

極時在曹郎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遊將謀

退跡既而襄鄧長吏以行止人奏維翰乃奏于高祖曰

保極聞人多狡恐逃入淮海即詔追赴闕將下臺銀

成其衛尉寺丞仍奪金紫尋復為倉部員外郎竟以衛

貶為衛尉寺丞仍奪金紫尋復為倉部員外郎竟以衛

憤而卒保極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恠所得利

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之名而性復鄙恠所得利

局蓋拒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囊中貯

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時甚嗤之洛陽搢紳舊聞記

桑魏公父拱為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

齊王張全義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

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

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啟獻文字數軸王

請見魏公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

歸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

王之一見奇之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於當時儒臣且推

薦之由是擢上第至晉高祖有天下桑魏公在位奏曰

洛陽齊王生祠未有額乞賜號忠肅可之廟敕已下會

朝廷有故遂中輟之清異錄鳳尾袍者相國桑維翰

時未仕縕衣也謂其縑縷穿結類乎鳳尾續前定錄

黃損連州人有志居廬山與桑維翰宋齊邱相遇

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五老峯

-10 218 35 896" data-label="Text">

遇磐石小憇頃之有叟長嘯而坐指維翰齊邱曰公等

-45 218 75 896" data-label="Text">

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

-80 218 115 896" data-label="Text">

以隱居若求官不過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

-115 218 145 896" data-label="Text">

休戚之數定矣吾先

-150 218 180 896" data-label="Text">

知也何怒乎後皆然

-185 218 215 896" data-label="Text">

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

-220 218 250 896" data-label="Text">

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

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
因使維翰為書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
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
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通鑑趙
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
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
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尙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
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
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
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
畏大國之疆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
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
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
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
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
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

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
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至
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卒以滅唐而
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興晉維翰之力也五代史高祖領河陽辟為掌書記歷
遣為書求援于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
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
約乃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
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文類聚五代
初與桑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祐以父同
門生裁書自陳維翰奇之禮待甚厚自是文價日重
又別集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
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
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有黃誥及袍笏
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安在乎最相愛為吾召
來一如魚禮他日又曰羌岵秀才安在最相鄙薄君子
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岵至忽有吏數人

執帖云羌帖謀反罪當處斬帖大叫曰韓魚召我來受
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帖
來日相公生殺在已帖昔日同場屋閑相諧謔乃戲笑
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
僧誦佛書可乎帖曰得君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
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
州節度使五代史及高祖建號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叛張
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關人心恟恟時有人候于維翰
者維翰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及楊光遠
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眾尋移光遠鎮
洛陽光遠由是快快上疏論維翰請去公徇私息外將事
復營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
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為相州節度使
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
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
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
事合四海之通規况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為撫萬姓
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

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准格律
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皆准此處分自是劫盜
之家皆免籍沒
維翰之力也
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

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
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
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
方撓吾胷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

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五代

史歲餘移鎮兖州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為契丹所迫舉眾內
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
患契丹之強欲謀攻襲戎使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潛
害之密與吐渾深相結至是納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
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
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

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
 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肩上帝通顯無
 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
 功報國省已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國家苟猶緘默
 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近者相次得進奏
 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眾內附鎮州節度使
 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
 下頃在并汾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綴旒
 困同懸磬契丹遠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
 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孟
 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
 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
 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
 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惑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
 者有其七焉契丹數年來最强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
 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莖
 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即今土地廣而人民眾戎器備
 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銳
 氣雄南軍因敗屢已來心沮膽怯況今秋夏雖稔而帑
 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

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
 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陵豈可先發
 釁端自為戎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
 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
 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
 以漢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
 突厥由頡利之不道今契丹在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
 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孽畜繁庶蕃漢雜用
 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
 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苦澀任勞役
 不也契丹皆騎士利在坦途申國所用徒兵喜于監險趙
 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屯兵如砥步騎之便較然
 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
 之眾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
 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勞必遜謂之
 命鎮定于契丹有境畧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
 陛下于契丹有境畧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
 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于屈伸所損
 堯武畧尚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

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
徵發日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
蠹不亦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為屈辱又
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為屈辱又
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
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
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
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
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已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
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
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
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
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起奸謀欲希
陛下暫整和鑾畧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于聖躬而
杜漸防微實資于睿畧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
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僭踰禪
補或希千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畱中不出高祖召使
人于內寢傳密旨于維翰曰朕此以北面之事煩懣不
快今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七年夏出
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

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

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

不可乃出延廣于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

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初李

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

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于中書舍人

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

學士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九月勅廢翰林學士院其

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權

停內署况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卻仍舊貫宜復
置翰林學士院至三年正月賜翰林學士院詔書金印
一面錦繡萬花谷後集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

一印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

萬清異錄桑維翰服蟬翼紗大人帽庶表四方名為化

字金飾又桑維翰壽辰韋潛德獻太湖石一塊上有鐫

曰寵仙內容省使李彥韜五代史李彥韜太原人也少

寶卒高祖收于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畱守北京因畱彥

韜為腹心歷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

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為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

遙領壽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

陳州節度使外情不通且陷于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

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且陷于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

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

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關遷少帝于開封府一日少帝

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快恨久

之其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契丹遣彥韜從行

泊至蕃中隸于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

為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為排陣使彥韜降于偉

王偉王置之帳下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其讒之帝欲

其後卒于幽州

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

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踈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

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

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五代

帝嗣位徵拜侍中監脩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為上
將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構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
敵下令皆出于延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
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
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
守中書令再為樞密使宏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
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然權位既重而
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
輩得以興謗未幾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
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踈忌
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勳且無顯過
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為樞密使以分維

翰之權後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為皇第重睿擇師傳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為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傳言于玉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丙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曰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玉堂閒話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嘗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驚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此來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已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甚惡之不數日及難

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于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

不血食矣五代史及契丹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迺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自契

丹與晉盟始成于維翰而終敗于景延廣故自兵興契

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困學紀聞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

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晉也邪律德光犯京

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

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

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維翰狀貌既異素

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

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

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

澤所掠五代史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軍亂宮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契丹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談之次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媿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為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即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到契丹至闕使人驗其狀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到契丹至闕使人驗其狀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維翰少時所居恒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中櫛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為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

民弊二十餘事在充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
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為屯田員外郎次子頃
為祕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為郎廢已久
矣近或行之甚諠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為大
理司直頃為祕書省正字議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時詔
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內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內
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宿奏復
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
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戚黨亦弗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
維翰形貌甚怪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
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入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
至欲逞其威乃領眾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
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為大臣使國家如此其
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數之曰汝有何
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
為報効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為賊汝心安乎彥澤觀
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
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可再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
縊殺之當維翰之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

矣册府元龜廣順二年二月勅鳳翔少尹桑能責授
鄧州長史能故開封尹維翰之庶弟也維翰父琪有愛
姬生子歲餘琪卒姬求出遂攜兒去兒即能也其後莫
知所之及維翰貴前遣人求訪音問微知在青州會口
部侍郎王松權知青州時維翰鎮兗州以誠託松至
郡訪能果得之于博興縣民家能母適元氏能即為元
氏子松即送能至維翰所維翰表其能適元氏能即為元
協律郎維翰鎮京兆以能為衙內都指揮使維翰再入
中書改太常丞累遷司封員外郎能幼雅流長于他
族不識文字性恪鄙俗及維翰薨諸子幼稚弱能以維翰
舊第得錢千緡典帖與人其宅本辛氏之業也辛氏定
年限帖典與維翰及年人其宅本辛氏之業也辛氏定
詣維翰子坦贖之坦辭以候取能旨辛氏訴于官樞密
使王峻素知其事深所不平即追能證問能具伏其罪
故貶逐之東軒筆錄太祖常與趙中合普議事有所
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
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
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

五代史卷三十九 晉豆傳 十

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疆見稱事梁邵王友誨
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
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
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
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為客將五代史
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疆
見稱梁開平中邵王朱友誨節制于陝召置麾下友誨
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引薦列
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于河上及中都之敗彥
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
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
時為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尋收為
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
功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

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

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領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

指揮使領天平五代史高祖即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檢校司徒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

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

移鎮陝府六年召為侍衛馬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

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

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

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

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
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
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

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爲國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具以延廣語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

告契丹契丹益怒五代史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田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爲已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合契丹迴國使喬榮告契丹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爲隣爲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揚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天朝廷遣使汎海構釁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天

福八年秋出帝幸六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十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白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五代史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于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

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畱守西京五代史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率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智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于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

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于津南不信宿而復莅戎事曾無戚容下里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于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五代史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為洛都畱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強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為意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

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為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東都事畧皆居潤嘗為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畱守西京補為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潤為全護其家時論稱之事閻丕馳騎見德光于封邱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

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五代史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既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繫焉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為縲囚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瑩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給延廣云某恐忽忘所達之語請紀于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憐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為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鎖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于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帆裂拖折衆

大恐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又劉繼勳衛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鎮鄴都繼勳時為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于帳下從歷數鎮及即位擢為閣門使出為淄州刺史遷澶州防禦使俄改鄭州自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歲餘鎮同州始少帝與契丹絕好繼勳亦預其謀及契丹主至闕繼勳自鎮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側繼勳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為首相與景延廣謀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至卑未嘗措言今請問道道細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開人無相牽引皆爾輩為之繼勳不敢復對繼勳時有疾契丹主因令人候其疾狀云有風痺契丹主曰北方地涼居之此疾可愈乃命鑱繼勳尋解之以疾終于家漢高祖入汴贈太尉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疆

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

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
 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
 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五代史吳巒字寶川
 汝陽盧縣人也少好
 學以經業從鄉試下第唐長興初為沙彥珣從事累遷
 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
 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為所擄
 時巒在城中謂其眾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于異姓乎
 即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
 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召巒歸闕授徐州節度
 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為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
 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

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
 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
 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閑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

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
 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
 州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
 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皆愛之五代史
 初國家
 以甘陵水陸要衝之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
 其郡為大軍累年之備王令溫代之為帥也有軍校邵珂
 者性兇率倖慢令溫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閒居城
 中其子殺人以重賂償之其事方解尋為州吏所恐又
 悉財以彌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
 言州有積粟內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溫入
 朝執政者以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
 權知貝州軍州事既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
 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壞帳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
 幕以調之其推心撫士如此

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

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原注王令溫既子矣巒亦不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五代史邵珂一見因求自効即聽而任之巒素為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效死左右巒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曰大謀環其城明日陳攻具于四塘三日契丹主躬率部奚及激海夷等四面進攻巒眾投薪于夾城中繼以炬火敵之梯衝焚蕪殆盡是日敵復合圍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陣俄而珂自南門引敵騎同入巒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巒顧城中已亂即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

其城朝野士庶聞者咸歎惜之又王令溫字順之瀛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溫少以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稍遷廳直軍校明宗之為統帥嘗與契丹戰于上谷明宗臨陣馬逸為敵所迫令溫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敵兵為之稍却及明宗即位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于鎮州晉祖以令溫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于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其家屬契丹寇時令溫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契丹來寇時令溫有天下復為永清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靈武漢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靈武漢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鎮歸闕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又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阜棧之役後為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為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輿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鎮少

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嗟歎賻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

五代史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

而悅鰥居旁無侍者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漱醪終日
 佗人供膳皆不稱旨侯逢吉庖炙方肯下筯悅嘗為高祖從
 官升朝列逢吉初學為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為高祖從
 事甚見禮遇因從容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
 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狔犬之微愿令事
 左右高祖召見以精神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為賓佐凡
 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
 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
 右不敢輒通逢吉置手懷袖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
 侯其色悅則諮之多見其可然逢吉為人所貪詐無行喜
 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
 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日獄
 靜矣五代史逢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
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禁囚以報
 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
 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任然素不

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

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

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

謹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五代史高祖
建號于太原

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

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為已任參決處置並出胸臆

雖有當有否而事無留滯會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

言及霸府二相官秩未崇逢吉旋加吏部尚書未幾轉

左僕射監脩國史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數乘醉抵辱周

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宏肇等臥內同受顧命李

濤與逢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甚有
 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為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
 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先是高祖踐阼之後逢
 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
 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
 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

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邱廷
 敏為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
 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
 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
 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
 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悚
 而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曦子
 世家王侯五代史纂誤今按李茂貞雖載其嘗封秦王
 王爵蓋嘗襲封而本傳闕書也且又本傳止叙至從曦
 之卒而不及永吉以至入朝之事皆不載亦闕文
 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
 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
 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
 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橐裝之半

獻之而皆不得州五代史逢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

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為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斂手
 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于除拜至于諸司補吏與門
 胄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晉相李崧從
 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于物之所致也

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
 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

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
 弟嶽等下獄崧欵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

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

五代史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道李崧為契丹所俘竝
 于真定乃以崧第賜逢吉道第賜禹珪崧于洛陽有別
 業亦為逢吉所有及真定逐契丹崧道歸朝崧弟嶽以
 逢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崧以西京宅券獻于逢

吉不悅會崧有僕夫欲誣告謀反逢吉誘致其狀卽告史宏肇令逮捕其家逢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卽令監至侍衛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其李與欵招云與兄崧弟巽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爲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逢吉仍以筆添注二十人字爲五十人封下有司盡誅崧家時人冤之歸咎于逢吉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日爲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恡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于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

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五代史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盜賊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鄰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日爲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爲是竟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逢吉已貴益爲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由此也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葬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于高祖杖殺之五代史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于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逢吉相欸洽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縞素失禮違

度一至于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死未周
其子並授官秩有庶兄自外至不自逢吉便見諸子逢
吉怒且懼他日凌弱其子息乃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
密白高祖誣以他事杖殺之使酒辱周太祖于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
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
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
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
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宏肇爭
于是卒如宏肇議宏肇怨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
使酒坐中宏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
人問其故逢吉日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

五代史乾祐二年秋加守司空周太祖之將鎮鄴也逢
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
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宏肇曰兼帶樞密所翼諸軍稟畏
竟從宏肇之議宏肇怨逢吉之異已逢吉日此國家之
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
物議多之居無何王章張飲會逢吉與史宏肇有謔言
大為宏肇所詬逢吉欲希外任以紓宏肇之怒既而中輟
是將相失歡逢吉日苟領一方鎮祇是時隱帝少年小人
人問其故逢吉日苟領一方鎮祇是時隱帝少年小人
消得史公一處分則為齏粉矣
在側宏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
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宏肇即以逢吉
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五代史李業輩惡宏
肇楊邠等逢吉知之每見業等即微以言激怒之及宏
肇被害逢吉不預其謀聞變驚駭即授宣徽權知樞密
院事尋令草制正授制人聞鄴兵至澶州乃止事急逢
吉謂人曰蕭牆之變太覺匆遽主上若有一言見問必

不至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
 是矣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
 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
 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于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
 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五代史數夕宿于金祥
 殿之東謂天官正王處
 訥曰夜來就枕未暝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
 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于劉子陂是夕
 逢吉宿于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
 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
 等全梟于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當李崧
 寃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子莊宅各一區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驕勇走及奔馬梁

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宏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

漢高祖典禁軍宏肇為軍校五代史史宏肇字化元鄭
 州滎澤人也父潘本田家

宏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

末每七戶出一兵宏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選入

禁軍嘗在晉祖麾下遂留為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

親從及踐阼用為控鶴小校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于太原代州王

暉拒命宏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畱耿崇美攻王守恩于潞州

高祖遣宏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

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宏肇自歸宏肇入河陽

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五代史高祖鎮太原奏請從行
 升為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

以宏肇為都將遙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
暉叛以城歸契丹宏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
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求附契丹
主命大將耿崇美率眾登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宏肇
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翟令奇以澤州迎降會
河陽武行德遣人迎宏肇遂率眾南下與行德合故高
祖由蒲陝赴洛如歸宏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
宏肇前鋒之功也

意立搃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宏肇

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

毅寡言部轄軍眾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

有指揮使嘗因指使少不從命宏肇立搃殺之將吏股

慄以至平定兩京無敢干忤從駕征鄴迴加高祖疾大

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

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

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宏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

大小皆死冊府元龜邊歸讜至隱帝時為刑部侍郎乾

祐三年上言臣伏見諸處有人拋無名文書

及言風聞訪聞之事不委根苗接便追擾既非責實多

是構虛窮理本之有傷瀆化源之無益遂使貪吏狡吏

蓄私憾以仇人讒夫佞夫扇狂言而害物請明行條制

庶絕罔誣其受納獄訟直須顯有披論具陳名姓即據

理詳按無縱舞文無名文書及風聞訪聞並望止絕不

得施行俾存欽恤之風不失含宏之體從之時史宏肇

弄權殺害酷毒不循理體以羅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
織成風歸讜嫉之故有是奏
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
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宏肇宏肇但以三指示之吏
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

變族誅宏肇取其幼女以為婢于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冊府元龜周思紀綱之僕也景思初仕漢為汭淮巡簡屢挫淮賊時王知貴唐景史宏肇淫刑黷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以利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不私貯器械欲為內應宏肇即令親吏殿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賜外有一事亦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一甲仗除官賜簿而已乃寬是私貯使者搜索其家惟衣一筒軍籍糧簿而在京聞景之景思曰使者但械繫送我入京先知貴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宏肇曰唐景思赤心為國某服事三十年孝于父母義于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迫追劫景思免至冤橫宏肇慙之合在獄日與酒

食景思既桎梏在路頴毫之人隨至京師眾共保證之宏肇乃令鞠告事者具伏誣陷即斬之遂奏釋景思東都事畧薛居正傳史宏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逮捕侍吏鞫之具伏以吏抵法宏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侍衛孔曰官解暉狡酷因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宏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宏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為獻頴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訴之宏

肇以謂頴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
 數十人五代史高祖大漸與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
 居無何河中永興鳳翔連橫謀叛關輔大擾朝廷日有
 徵發羣情憂喘亦有不逞之徒妄構虛語流布京師宏
 肇都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畧無顧避無賴之輩
 望風匿跡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
 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可勝紀時太白晝見民有
 軍吏因緣為姦嫁禍脅人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
 仰觀者為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
 士則誣以訛言棄市其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
 虛日故相李崧為部曲誣告族戮于市取其幼女為婢
 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為意而舊勳故將
 失勢之後為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孔目
 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
 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
 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為業嘗以十四萬市得玉枕遣
 家僮及商人李進賣于淮南易茗而迴家僮無行隱福
 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

宏肇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殷齎玉枕
 陰遺淮南以致誠意宏肇即日遣捕福殷等繫之解暉
 希旨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為
 宏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宏肇不喜賓客嘗言文
 人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為卒可恨可恨宏肇所領睢陽
 其屬府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貪戾兇橫負勢生
 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無所
 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宏肇一境之內嫉之如讎周太
 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宏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
 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
 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
 職宏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敎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
 宏肇宏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有徧賜爾曹何功
 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宏肇議帶

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為不可宏肇恨之明日會飲

竇貞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為異

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

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

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乎太平治跡統類韓琦云唐置府兵最為

募長征之兵故困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至於五代廣

天下而不能給毛錐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他日會

飲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宏肇不能為客省使閩晉卿坐

次宏肇屢救之五代史閩晉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

信用乾祐中歷閩門使判四方館未幾關西亂郭從義

討趙思綰于京兆晉卿偏師以攻賊壘賊平為內客省

使丁父憂起復前職時宣徽使闕晉卿以職次事望合

當其任既而久稽拜命晉卿頗怨執政會李業等謀殺

楊史詔晉卿謀之晉卿退詣宏肇將告其事宏肇不見

晉卿憂事不果夜懸高祖御容于中堂泣禱于前遲明

戎服入朝內難既作以晉卿權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晉卿乃自殺于家

蘇逢吉戲曰

坐有姓閩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閩氏酒家倡以為譏已

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之逢吉先出

宏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

置天子何地乎宏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

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五代史周太

師推功于眾以宏肇有翊衛鎮重之功言之于隱帝即

授兼中書令隱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

族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

補軍職宏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諸伶

官錦袍往謝宏肇宏肇讓之曰健兒爲國戍邊忍寒冒暑未克能徧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官其兇戾如此周太祖有鎮鄴之命宏肇欲其兼領機樞之任蘇逢吉異其議宏肇忿之翌日因實貞固飲酒貴臣悉集宏肇厲色舉爵屬周太祖曰昨晨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弟飲此揚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俱飲酌宏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于毛錐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肇默然少頃而罷未幾三司使王章于其第張酒樂時宏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酣爲手勢令宏肇不熟其事而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宏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宏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宏肇遽起索劍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下宏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鑣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是將相不協如水火矣隱帝遣王峻將酒樂于公子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亭以和之竟不能解

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宏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宏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宏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五代史纂誤今按漢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皆滅族周太祖紀云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然則史宏肇傳以爲十月十三日者誤當爲十一月也宏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宏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于萬歲殿帝曰宏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吾得爲

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卽位追封宏肇鄭王以禮歸

葬五代史其後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居中用事不

業等乃乘間譖宏肇等隱帝稍以爲大臣所制嘗有忿言

等專權震主終必爲亂隱帝益恐嘗一夕聞作坊鍛甲

之聲疑外有兵仗卒至達旦不寐自是與業等密謀禁

中欲誅宏肇等議定入白太后曰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

耶更問宰臣等李業在側曰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

措大商量太后又言之隱帝怒曰閨門之內焉知國家

之事拂衣而出內客省使閻晉卿潛知其事乃詣宏肇

私第將欲告之宏肇以他事拒之不見乾祐三年冬十

一月十三日宏肇入朝與樞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

坐于廣政殿東廡下俄有甲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宏

肇等于閣夷其族先是宏肇第數有異嘗一日于階砌

隙中有烟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于宏肇

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周太祖踐阼追封鄭

王以禮葬官爲立碑宏肇子德琬乾祐中授檢校司空

領忠州刺史粗讀書親儒者常不悅父之所爲貢院嘗

錄一學科于省門叫譟中中書門下宰相蘇逢吉令送

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琬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
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宏
肇深以爲然卽破械放之後之識者尤嘉德琬之爲人
焉宏肇弟福比在滎陽別墅聞禍匿于民間周太祖卽
位累遷開府使仕
皇朝歷諸衛將軍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

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

右都押衙高祖卽位拜樞密使邠出于小吏不喜文士

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

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

侍郎兼吏部尙書同平章事五代史楊邠魏州冠氏人

租庸使孔謙卽其妻之世父也謙領度支補勾押官歷
孟華鄆三州糧料使高祖爲鄆都留守用爲左都押衙

高祖鎮太原益加親委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權樞密使
汴洛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大傅及高祖大漸與蘇逢吉
史宏肇等同受顧命輔立嗣君隱帝即位宰臣李濤上
章請出邠與周太祖爲藩鎮邠等泣訴于太后由是罷
濤而相邠加中書侍郎兼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
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
賄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
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
罷之邠雖長于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
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
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
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
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

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
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
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
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搆之與史宏肇
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卻然往往
以獻于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搢紳延客門下知
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于禍周太祖卽位追封
宏農王五代史時中書除吏太多訛謬者衆及邠居相
位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
斟酌如不出邠意至于一簿一掾亦不聽從邠雖長于
吏事不識大體常言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
盛至于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也平河中邠加
右僕射邠旣專國政觸事苛細條理煩碎前資官不得

于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並須給公憑
 所由司求請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
 路擁塞邪乃止其事時史宏肇之善太后弟武德使李
 業求為宣徽使隱帝與太后遂違之私訪于邪邪以朝
 廷內使遷拜有序不可超居止隱帝欲以禮葬邪又
 立為后邪亦以為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禮葬邪又
 止之隱帝意不悅左右有乘間進甘言者隱帝益怒之
 邪繕甲兵實帑廩俾國用不闕邊鄙粗寧亦其功也
 宣和書譜楊邪魏州冠氏人也少為州掌籍吏事漢高
 祖官至樞密使隱帝即位加中書侍郎平章事邪長于
 吏事執政以來帑藏實兵甲完國用不乏邊鄙肅靜皆
 其功也末年留意樞密不能造鍾王之藩翰然氣格超邁
 傳寫至于作正書雖不能造鍾王之藩翰然氣格超邁
 粗有可觀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為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
 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

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

唐滅章乃出為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

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五代史

名南樂人也少為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院後歸
 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都虞候
 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章以本職為
 令昭役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為
 妻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為
 託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文珂載于橐駝褚中竄至洛下匿
 于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為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
 祖典侍衛親軍詔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
 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
 從征杜重威于鄴下

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
 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

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滅其出者陌三文獻通考致堂胡氏曰百姓輸責而亦使百姓償之歛稅重矣然稱之曰雀鼠之耗尚為有名章乃使十倍而償十百千萬有定數矣以八十為百既非定數然出入皆然尚為均一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己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頭子者故曰作法於貪敝將若何章以此佐國用不之於一時信號為能臣然國所以興而遂亡身所以貴而自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之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可不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戒哉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耶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

堪者命有司高估其所以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五代年高祖崩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充雍岐三鎮叛是時契丹去汴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祖史宏肇楊邠等盡心工室知無不為罷不急之務惜無財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論非舊制秋夏苗賦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輸二斗目之為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式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以增邦賦會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羣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兵軍者給之謂之閒雜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州刑估章亦不滿其意隨事更令添估章急于財賦峻于刑法民有犯鹽礬

酒麴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為姦民不堪命
 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將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
 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于事
 後因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宏肇蘇逢吉乘醉誼詬而
 罷章自是忽忽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宏肇深沮其意而
 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宏肇楊
 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福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
 適戶部員外郎張貽肅羸疾踰年扶病就戮鶴林玉
 露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剥下緡錢出入元以
 八十為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為官省
 錢者自章始歸田錄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
 七為陌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玉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
 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五代史劉銖陝州人也少事梁
 高祖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乃銖為人慘酷
 表為內職高祖出鎮并門用為左都押衙

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

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

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

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

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利其厚賂縱之

不問民頗為若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為刻民

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

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

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五代史銖性慘毒好殺

委遇之國初授永興軍節度使從定汴洛移鎮青州加

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銖立法深峻

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每親事小有
 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者每

杖之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
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
畝率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畏之脅肩重迹乾祐中淄
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畧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
邑皆有兩浙迴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攝王民前
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即告所部不得與吳越
徵負擅行追攝浙命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
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
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隆平集郭
銖守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屯青州銖
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瓊為言
去就禍福銖趨召銖嘗切齒于史宏肇楊邠等已而宏肇等死
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僕儂兒矣五代史朝廷懼銖
沂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青州遂留之即以符
彥卿代銖銖即時受代雖鎮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

穢填塞諸井以土平之彥卿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
之每潛戟手于史宏肇楊邠第會李業輩同誅宏肇等
銖喜謂業輩曰君等可謂僕儂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
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
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
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
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
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
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
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
屬何如羣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樂善錄王處訥獨臻
星厯之妙依漢祖于

太原開國為尚書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舉兵向闕
 物色得之大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壽短促處
 訥曰其得數自遠以即位後專復讎殺人又好夷人之
 族所以怨結天下社稷不久周祖蹶然嘆息蓋是時方
 以兵圍蘇逢吉劉錡二人第待旦孥戮聞處訥此語亟
 命寬貸其逢吉已自經但誅錡而巳餘不戮一訥與周
 鑑考異實錄國子博士司天監洛陽王處訥素與周祖
 善因言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歷未盡但以即位後讎
 殺夷人之族怨結天下所以社稷未盡但以即位後讎
 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錡之第侯旦而族之聞其言
 蹶然遽與李業等梟首于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
 州莊宅各一區五代史尋以錡權知開封府事周太祖
 京城執之下獄錡謂妻曰我則死矣君應與人為婢耳
 妻曰明公所為如是雅合為之周太祖遣人讓錡曰昔
 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寧無故人之情家屬屠滅公雖奉
 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人亦有妻子還顧念否
 但稱死罪遂啟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其妻周太祖踐
 阼詔賜錡妻陝州莊宅各一區

親族及王峻家並為劉錡所害帝入京城錡夫婦裸露
 以席自蔽平旦執之下獄帝遣人讓錡曰與公同事先
 帝寧無故人之分吾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
 一何忍哉今亦有妻兒家屬公還惜否錡但稱死罪時
 羣臣方集帝言曰前青州劉侍中墜馬傷甚昨夜又軍
 士逼凌殆有微生據法屠人家屬罪不容誅然冤報往
 還不息今欲奏太后止罪其原其家屬何如羣臣稱
 善及奏從之欲奏太后初太祖念嘗同奉漢室乃詔賜錡妻
 陝州莊宅一區通鑑考異五代史闕文周祖自鄴起
 兵錡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五代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
 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妃令收錡其下獄使人責錡殺其家
 對曰錡為漢家戮叛族耳不知錡錄錡之忠言諱而不載
 曰周世宗朝史官脩漢隱帝實錄錡至貪婪酷虐在青州
 錡今有子孝和郭瓊進士第按錡所至貪婪酷虐在青州
 謀不受代賴郭瓊諭之始入朝私怨楊史快其就戮隱
 帝敗歸射而不納使至野死其屠滅周祖之家出于殘
 忍之性耳豈忠義之士耶王禹偁
 所記蓋憑孝和之言耳今不取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
 五代史李洪建太后母弟也軍事
 高祖為牙將高祖即位累歷軍

校遙領防禦使史宏肇等被誅以洪建為權侍衛馬步
軍都虞候及鄴兵南渡命洪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即
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竟免屠戮周太祖入
京城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
死不從遂殺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
之洪建弟業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
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
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
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
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
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
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
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

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度語相謂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

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五代史業昆仲凡六人業處其

下及即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恃太后之親稍至

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

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

后亦遣人微諷大臣楊邠史宏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

是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

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冊

元龜袁光輔同光中為復州刺史天成初上言叔侍衛

父幼年遇亂離家與臣同名臣今欲改名義從之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

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于帝前曰
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
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
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
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五代史會
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于執政時
楊邠史宏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作
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自
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陝郊其節度使洪信卽其
長兄也不敢匿于家業將奔太原
至絳州境爲盜所殺盡奪而去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
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卽位歷拜領軍屯衛將

軍樞密院承旨

五代史聶文進并州人少給事于高祖帳下高祖鎮太原甚見委用職至兵馬

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歷領軍屯衛大將軍遷領衛大將軍仍領舊職周太祖爲樞

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

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

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

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

籍指麾殺戮以爲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

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迹乃大詬之周兵至

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

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

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五代

史遇周太祖出征稍至驕橫久未遷改深所怨望與李業輩構成變亂史宏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

作宣詔制置朝廷之事凡關文字並出文進之手明日難作文進點閱兵籍徵發軍衆指揮取舍以為已任內

外咨稟前後填咽太祖在鄴被構初謂文進不預其事驗其事迹方知文進亂階之首也大詬詈之太祖過封

邱帝次于北郊文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宮中勿憂兵散之後文進召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禍文進

奔竄為軍士所追梟其首

後贊兗州瑕邱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

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為牙將高祖即位拜飛

龍使五代史後贊為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

其所生及為內職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隱帝尤

愛幸之楊邠等執贊久不得遷乃其謀殺邠等邠等

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

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

市五代史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宏肇執權

贊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進等

構變及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且防間言

北郊兵變贊竄歸兗州慕容彥超執之以獻有司鞠贊

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郭允明少為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為翰林茶酒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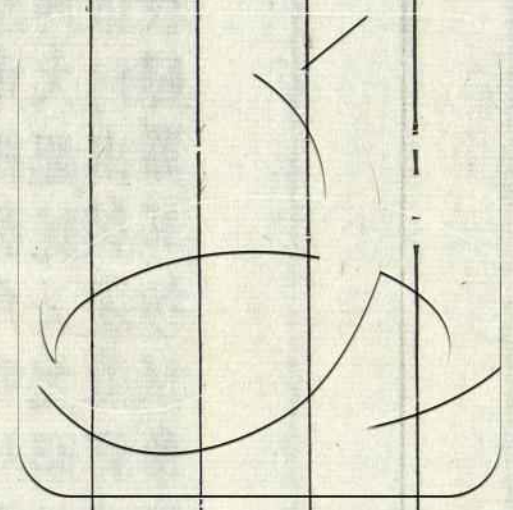
五代史郭允明者小名竇十河東人也幼隸河東制置

使范徽柔被誅允明遂為高祖廝養服勤既久頗得高

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
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
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
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
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于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
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邱門不得入帝走趙
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五代史隱帝嗣
位尤見親狎每
恃寵驕縱畧無禮敬與相州節度使郭謹以同宗之故
頗交結謹在鎮允明常齎御酒以遺之不以僭上犯禁
為意其他輕率悉皆類此執政大臣頗姑息之嘗奉使
荆南車服導從有同節度使將至州縣郵驛奔馳畏懼
節度使高保融承迎不暇允明潛使人步度城壁之高
庫池墮之廣隘以動荆人冀得重賄乾祐末兼飛龍使

未幾與李業輩構變楊邠等諸子允明親刃之于朝堂
西廡下王章女壻戶部員外郎張貽肅血流逆注聞者
哀之及北郊之敗允明迫帝就民舍手行弑逆尋亦自
殺通鑑考異實錄帝至元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迴
詣西北郭允明露刃隨後西北至趙村前鋒已及亂兵
騰沸上懼下馬入於民舍郭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犯
蹕而崩薛史隱帝紀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於帝而
崩允明自殺周太祖紀云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於帝而
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
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按弑帝未必是允明但莫知為
誰故止
云亂兵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廬陵歐陽修撰

南昌彭元瑞注

周臣傳第十九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

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宏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

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

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宏肇

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五代史王朴字

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

邠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

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效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

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
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
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
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
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
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
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
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
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
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

五代史國初世宗鎮澶
淵朝廷以朴為記室及

世宗為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
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
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
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
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于內
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
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
據其地平之術在平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
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
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
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
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和將和願
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是與天意同彼山川
為之無不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彼山川
則無不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彼山川
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
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
之虛實眾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
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
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

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力少
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飛書而召之
而收功多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可幽而風
如不至則必死之寇不可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
然而唯并力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候其便則一削
然其力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候其便則一削
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
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體不洽機變望陛下
生也宗覽之愈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
寬之世宗覽之愈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
封府事東軒筆錄王朴為學士居近浚儀橋常便服
頂席帽步行沿河以訪親故前輩通脫簡率如此亦法
制寬也

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
于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
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

册府元龜周徐台符晉
未為翰林學士契丹之
陷中原也台符從種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窟
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性好嘶鳴及自北塞迴常露宿

於草中雖番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箝其口者
然及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時人以為積善之所感也
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
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
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

東都事畧陶穀字秀實
邕唐內史侍郎唐儉皆其遠祖因避晉高祖諱
而更為陶遂不復其舊父煥仕至夷州刺史為邠帥楊
崇本所害穀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幼有俊才起家為校
書郎以書干漢相李崧自單州判官擢為集賢校理未
幾遂知制誥在周為翰林學士世宗命近臣各撰平邊
策為臣不易論皆以脩德來遠為意唯穀與王朴竇儀
楊昭儉以江淮即當寶儀東都事畧寶儀字可象薊州
用師取之世宗嘉之寶儀漁陽人也父禹鈞在周為諫
議大夫五子曰儀儼侃偃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寶
氏五龍儀少舉進士景延廣為侍衛軍帥以儀為記室
延廣歷滑陝孟鄆四鎮儀皆在幕府漢初召為右補闕
周廣順初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拜端明殿學士從世宗

征淮南儀領行在三司以軍需不即辦世宗將欲深罪
 之范質力為救解得免淮南平出為西京畱守累官至
 兵部侍郎談錄竇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肅
 整尚書每對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
 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為親援
 遂再娶孔縣令女為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背
 即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
 書薨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乘立于門外而
 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為翰林學
 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御
 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
 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
 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
 東京副畱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
 再征淮以朴畱守京師五代史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

日蹙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
 居常計事者多不喻其旨惟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
 凡所謀畫動恆世宗之意絲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
 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
 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
 征以朴為東京副畱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
 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校太保頃之丁內艱尋起復授
 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畱守京邑庶務悉
 以便宜制之比及還蹕都下肅如也閒談錄朴植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畱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怒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嗟云宜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世宗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
 之時外事征伐而內脩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
 當世之務至于陰陽律歷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
 朴校定大歷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

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

為欽天歷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

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太平治跡統類景祐元

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月律擊黃鍾則為大

呂擊夾鍾則為夷則是冬與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

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又丁度言王

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

皆失之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

梁表尺短一釐又魏漢津言唐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

田崎周王朴並用水尺之法密使王朴上疏曰臣聞禮以檢形樂以和心禮樂者聖

有也故治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一人作之于上萬國

化之于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

政者禮也成禮者樂也故聖人盡心焉夫樂作于人心

成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

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

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也三分其一以損

八音著之于歌頌將以奉天地之形容告于神明俾百代之

後知邦國之所由行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

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大宗予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

音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

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

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宮人之明善復古道乃用

應之禮樂至十二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
 于禮樂至十二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
 鐘亦不能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
 甚于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
 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書舍人竇
 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不加和會以臣
 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
 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量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
 之管與現在黃鍾之聲相應以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
 宮聲長九寸張弦各如黃鍾之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
 為林鍾第三弦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第
 分設柱為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尺二寸設柱為姑洗第
 十二分設柱為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設柱為大呂第
 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設柱為大呂第
 第一分設柱為夾鍾第三弦一尺五寸設柱為無射第
 六分設柱為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五寸
 設柱為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五寸

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
 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
 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
 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
 百官及內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製曲八十四
 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黃鍾之宮四
 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
 樂至于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為則臣又懼
 學獨立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合用何調曲
 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曲
 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製曲方可吹黃鍾管所用所
 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寸所吹黃鍾管所用所補
 謹並上進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尚書張昭等
 議曰昔帝鴻氏之製樂也將以官範圍天地協和人神
 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鑄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
 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鐘倫伶截竹為律呂相
 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鐘石然
 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姦五
 色成文而不亂空桑枯竹之韻法備於禮神雲門大夏
 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禮神雲門大夏
 秦

滅學雅道凌夷漢初之時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
更用之法世莫得傳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
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三百六十乃立準調旋相為宮成
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于樂府而編懸復
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樂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
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
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八十二笛以敘八音
又引古五正之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
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
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國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
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
工人萬寶常又減其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
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
隋代郊廟所奏唯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九部
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緜樂九部
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
整比鄭譯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鐘
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樂皆調自安史亂離咸
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
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

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常存人事不能長泰
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明制
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梁
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
累黍以審其度聽音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
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播于鐘虞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
九日於太常寺又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教習以
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廟大禮合用十
三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
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
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曲法韻不叶請下太常寺檢
詳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新聲韻別撰樂章舞曲
令歌者教習從之玉海初周世宗顯德六年正月樞
密使王朴依周法以柷黍校定周尺度長九寸虛徑三
為黃鍾之管橫以律準三絃九寸以上下相生之法推
得十二律管乃作律準三絃九寸以上下相生之法推
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張昭等議朴采京房之準法
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
變積黍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音律和諧不相
凌越

為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以九尺
 之弦十三依管長斷分寸設柱用七聲為均樂乃和至
 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
 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於
 其廳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為之贊其詞曰有周有臣嗣
 古成器絃寫瑄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謹傳來世聖
 稽古規庭閱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鈞奮芒河龍獻
 勢樂府增榮乾華俯賁用協咸韶永和天地歸田錄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
 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於太常鍾給銅鑄瀉務得古
 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子孫何代所
 作其銘曰粵朕祖寶鍾聲合而其形不圓而側垂正
 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為無據也江鄰幾
 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與朴同議
 雜志李照議王朴編鍾不圓後得周編鍾正與朴同議
 者始知照之妄困學紀聞晁子止曰縱黍為之則尺
 長律管容黍為朴性剛果又見信于世宗凡其所為當
 有餘王朴是也朴性剛果又見信于世宗凡其所為當
 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

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濶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

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

至言諸國與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

後亡其後宋與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

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

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

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五代史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

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于座遽

以肩昇歸第一夕而卒時年五十有四世宗聞之駭愕

即時幸其第及樞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贈

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朴性敏銳然傷于太剛

每稠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

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厯及律準而
行于世以五代史補世宗志在四方常恐天祚速而
業不就以下王朴精究數一且從容問之曰朕當得
年對曰陛下用人當以十年為念天高聽卑自當蒙
固陋言寡人所學推之蒼生為念天高聽卑自當蒙
如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拓天非所也養百姓十年
太平五年餘六箇月五六乃三魏乘馬誤衝太祖導
止及五代史闕文周顯德中朴與直乘馬誤衝太祖
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
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院也與太祖謂太祖
曰太祖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乘馬誤衝太祖
事主太尉況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書而臣聞重脩
實錄已於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祖
近錄太祖皇帝稱朴有輔之器朝列具聞邵氏聞太祖
樞相王朴曰皇帝為殿前都點檢有殿直避禮太祖
每嘆曰安得王朴者相之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
五代漢自朱梁以用武者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
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之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功時緣用兵所以
世宗纔四年間取淮南三關所向成時緣用兵所以
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觀元象大異所以不敢
不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以先當
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
門出至野次止于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
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指謂世宗曰
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牙車輪矣其間一燈熒熒然
歲引手相指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崩明年而天授
朴泣曰陛下既幽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
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
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定聲律正星歷脩刑統又王
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歷脩刑統又王
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
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
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為殿前點檢一日有
衝節者訴于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
主且太尉方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
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

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
對太祖望見卻立聳然上御袍襟領磬折鞠躬過也太祖
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
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
古亂亡之極未有乏絕如是蓋唐之得士不過明經進
士兩途自鄭畋死大臣無復其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盜
賊攘奪故相與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而進
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
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鬱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關南
定淮甸無不如意而中國之兵亦少
弭其不克成業者君臣皆早死爾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
為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
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
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

鄉里事母以孝聞

五代史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

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刺刃于仁誨左右無
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畧無懼色紹光因擲劍于地
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
典郡仁誨累為右職後退歸鄉里以色養為樂漢高

祖為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

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

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為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

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于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

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

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

年拜樞密使五代史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
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為答

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為從職及
太祖西征嘗密贊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檢校吏部尚
書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內都
點檢恩州團練使尋為樞密副使踰年轉宣徽北院使
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淵轉檢校世宗攻河東仁誨畱守
太保入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
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茆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為
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
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贈中書
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五代史世宗之北征也以仁誨為東京畱守調發軍需供億無闕駕迴加兼侍中尋丁內艱未幾起復顯德二年冬疾亟世宗幸其第親加撫問欬歔久之及卒世宗親臨其喪哭踰數舉是時世宗將行近臣奏云歲道非便不宜臨喪弗聽然而先之以桃茆之事時以為得禮仁

誨為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于禮及居樞務雖權位崇
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詔
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既葬命翰林學士陶
穀撰神道碑文官為建立表特恩也子勳累歷內職早
卒絕嗣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
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
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為陰責焉五代會要忠正贈中書令鄭仁誨諡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

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為文章以辭
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
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
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
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

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五代史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于禮部文價為一時之最是歲升高等載因遊

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

翰林學士賜緋而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

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

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于宰相李穀

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

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

不肖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

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五代

三十有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衮皆有

才無命時論惜之劉衮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

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鶴林

玉露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

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

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

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

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

中若朴者真當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

宰相之言也

重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

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南唐近事陶穀學士奉使恃

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為驛卒女每日弊衣持

帚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

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

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

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大沮即日北歸玉壺清話

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李相

謂所親曰我輩歷久矣豈顧至是耶觀秀實公非端
 介正人其守可隳諸君請觀因令宿留俟寫六朝書畢
 館泊半年熙載造歌人秦弱蘭者詐為驛卒之女以中
 之弊衣竹釵且暮擁帚灑掃驛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
 五柳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托身父母
 卽守驛翁嫗是也情既實失慎獨之戒將行翌日又以
 一闕贈之後數日醺於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鍾滿
 酌之穀穀然不顧威不少齋出蘭于席歌前闕以侑之
 穀慚笑捧腹簪珥幾委不敢不醕醕罷復灌幾類漏卮
 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後大為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遣數
 小吏攜壺漿薄餞于郊迨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
 竟不大大用其詞春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
 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
 膠續斷弦是何年墨客揮犀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
 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穀以書抵韓熙載曰
 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
 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
 驛舍埃騰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弱蘭衣敝
 衣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
 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干中主持觥使弱蘭

歌續斷絃之曲侑昭儼數與議論其文粲然而穀徒能
 之穀大慙而罷

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

于廣京城為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為頌以獻其

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

不為穀之諛也五代會慶周顯德元年河南奏汜水縣

白兔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陶穀進紫芝白

兔頌冊府元龜周世宗顯德四年五月癸卯翰林學

士兵部侍郎知制誥陶穀進紫芝白兔頌曰陛下嗣位

之元年歲次甲寅薄伐太原興六月之師定王業也虎

賁振旅兵渡孟津汜水獻紫芝三莖擘擘分花惹度關

之氣越三載歲在丙辰親征淮夷破十萬之眾宣武功
 也戎輅旋軫途次商唐潁州獻白兔一頭皎皎效質凝
 炤社之光謹案瑞應圖曰王者恩霑行葦則紫芝秀五
 行傳曰國君德及昆蟲則白兔馴上宴息之暇有時臨
 翫觀禎祥而脩德善馴擾之遂性三者昭萬物肇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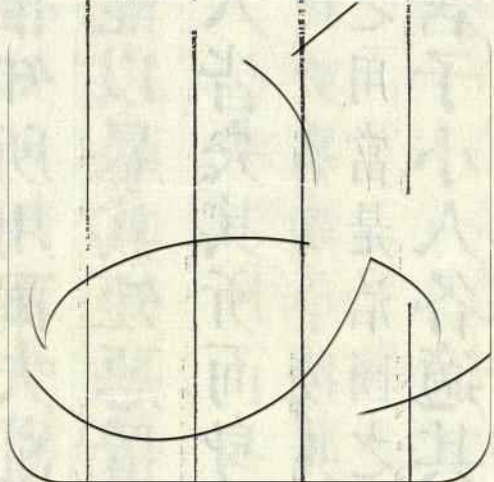
數白者叶太素返朴之義芝為瑞也左盤右屈而自然
 成形兔之異也或白或蒼亦不常其色豈可使曠代嘉
 瑞來者無聞今聖君儉德罷露臺至仁祝疎羅重衡林
 不時之禁則草木茂矣崇宗廟祔祭之禮則禽魚樂矣
 若然則朱草莫莢將擢秀於庭際丹鳳麒麟豈空遊于
 郊藪下臣不佞再拜作頌頌曰美哉靈草邈矣明視慶
 上帝之所臨昭王者之嘉瑞考其祥瑞其事芝為草也
 豈奪朱而效靈兔乃獸焉取守黑而為異徵其薦瑞之
 日俱在迴鑾之次酌物情
 順天意吾君當垂衣而治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
 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
 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
 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為之易置其
 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

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
 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脩制度議刑法定律厯講求
 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
 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
 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
 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
 賢知於近五代史纂誤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而置愚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爾
 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
 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
 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

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五石身言免負三十一 原目傳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

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齊東野語舊傳焦千之學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

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藁劉問韓睦眼立傳否焦默然劉笑曰如是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

賢院王皞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

做裴松之國志註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皞乃王沂公曾

之弟後以元昊反乞以字為名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為首蓋祖子融之意也野客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

叢書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環甲誓師出抗而死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五代史王彥章字賢明鄆

州壽張縣人也祖秀父慶宗俱不仕以彥章貴秀贈左散騎常侍慶宗贈右武衛將軍

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為長眾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

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

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腳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眾初以為戲既而

彥章果然眾皆失色無敢效之者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軍使末帝即位遷

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

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

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五代史彥章少從軍隸太祖帳下以驍勇聞稍遷軍職累典禁

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槍衝堅陷陣梁晉爭天下為勅敵獨彥章心

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

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道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

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以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

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

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

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

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

節度使五代史開平二年十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

又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依前左監門衛上將軍

二年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史

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依前先鋒馬軍使未幾改先

鋒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為澶州刺史進封開國伯五年

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為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彦章率精

騎五百屯鄴城駐于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

夜魏軍作亂首攻彦章于館舍彦章南奔七月晉人攻

陷澶州彦章舉家陷沒晉王遷其家于晉陽待之甚厚

遣細人間行誘之彦章即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

被害九月授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依前行營先鋒步

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改鄭州防禦使三年十二

月授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依前鄭州

防禦使頃之授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

月遷許州兩使畱後軍職如故六年正月授許州匡

國軍節度使充散指揮都頭都軍使進封開國侯未幾

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七年正月移領滑州

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

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

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彦章雖為招

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

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

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

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

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

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

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

會陰遣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泝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于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柂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柂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

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于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

五代史三年四月晦晉師陷鄆州中外大恐五月以彥章代戴

思遠為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楊
村若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
拔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楊劉彦章以舟師沿流而
下晉人盡徹北城拆屋木編柵置步軍于其上與彦章
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中流交門流矢雨集或舟
楫覆沒比及楊劉凡百餘戰彦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
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六月晉王親援其城彦章
以軍重壕復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于博州東岸築壘
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彦章乃退七月晉王至楊
劉彦章軍不利遂罷彦章兵權詔令歸闕以段凝為招
討使先是趙張二族撓亂朝政彦章深惡之性復剛直
不能緘忍及授招討之命因謂所親曰待我立功之後
回軍之日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
我輩寧死于沙陀之手不當為彦章所殺因協力以傾
其功陰行逗撓遂致王師不利竟退彦章而用段凝未
及十旬國以之亡矣

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

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
以張漢傑監之彦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
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
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彦章傷重馬踣被擒莊
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
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彦章對
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彦
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畱皮人死畱名
其于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
諭彦章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

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
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
彦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
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彦
章太師五代史是歲秋九月朝廷聞晉人將自兗州路
守捉且以鄆州為敵人所據因圖進取令張漢傑為監
軍一日彦章渡汶以畧鄆境至遞坊鎮為晉人所襲彦
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彦章以眾拒戰
兵敗為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彦章素善
及彦章敗識其語音曰此王鐵槍也揮稍刺之彦章重
傷馬踣遂就擒晉王見彦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
今日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
無城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
晉王惻然親賜藥以封其創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
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彦章曰此是匹夫本朝擢居

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
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人豈有為臣為將朝事梁而暮
庶可全活時死幸矣晉王又謂李嗣源曰爾宜親往諭之
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邈佶烈蓋嗣源小字也彦章
素輕嗣源故以小字呼之既而晉王命肩輿隨軍至任
城彦章所傷痛楚堅乞遲留遂遇害時年六十一彦章
性忠勇有膂力臨陣對敵奮不顧身嘗謂人曰李亞子
鬪雞小兒何足顧畏初晉王聞彦章授招討使自魏州
急赴河上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為所拔晉王嘗
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
隔河未能赴援彦章援槍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
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彦章之忠欵詔贈太師搜訪子孫
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彦章之忠欵詔贈太師搜訪子孫
錄用歐陽脩王彥章畫像記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
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
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
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彦章
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
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

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解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子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潛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于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郟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連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何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

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子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祠與彥章同時有裴約鑑注今汶上縣有王彥章墓及祠

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

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
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
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
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于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
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
獨不叛喜曰吾于繼韜何薄于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
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
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
兵已破澤州約見殺五代史裴約潞州之舊將也初事
李嗣昭爲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方
戍潞州因召民泣而諭之曰余事故使已餘二紀每見
分財享士志在平讐不幸薨歿今郎君父喪未葬卽背

君親余可傳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既而梁
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久之告急于莊宗
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朕于繼韜何薄于裴約何厚
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鴟梟乃
顧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
丸之地卽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紹斌自遼州進軍
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
年六月也帝聞之嗟痛不已
瞻者焉仁瞻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
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瞻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
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
所至稱治五代史劉仁瞻畧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甚
有聲望吳主知之累遷爲僞右監門衛將軍
歷黃袁二州刺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
史所至稱治
師征淮先遣李穀攻白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

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
貞見周兵之卻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為不可彥貞不
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于正陽世宗攻壽州圍
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
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
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
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
皆颯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
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圍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

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
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
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
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
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
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
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
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
不得于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

南唐近事劉仁贍鎮壽春周師堅壘三載

感而不降一夕愛子泛舟于敵境艾夜為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迴復使馳

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攜提愛育情若不及
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
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
軍遂促令斬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三月

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

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

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

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

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

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

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

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

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五代史劉李景僭襲偽位

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柄任之改壽

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堅泊世宗駐蹕

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塹陷壁晝夜不息如是者累月

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師

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紫自是圍之愈急

城中飢死者甚眾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列若于紫金

山夾道相屬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而重進兵不能

支世宗患之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而重進兵不能

紫金山之眾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仁贍聞援兵既

敗計無所出但扼吭浩歎而已會世宗以紫金山之捷
飛詔以諭之時仁贍臥疾已亟因翻然納歎而城內諸
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于行在世宗撫之甚厚
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
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聞之遣使弔祭
命內臣監護喪事追封彭城郡王後以其子崇讚為懷
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之中其子崇讚
犯軍禁即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眾連年拒守逮其未
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由焉崇讚仕周

累為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于本朝亦位至省郎
 忠正軍以旌劉仁瞻之節正駐蹕城下嘗中夜有白虹自
 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嘗中夜有白虹自
 澠水起者甚眾及劉仁瞻以數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年殍殍者甚眾及劉仁瞻以數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蕪廢馬令南唐書劉仁瞻以數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吳武皇為濠滁二州刺史仁瞻以數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黃
 袁二州刺史仁瞻以數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克巴陵撫納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以舟師
 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仁瞻以數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瞻以數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周師猥至郡人皆恐仁瞻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
 常羣情乃安彥貞輩不用其言以喪敗故仁瞻按兵城守令
 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剋獲甚眾仁瞻按兵城守令
 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
 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不能下而
 其水若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而
 威大暑淫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而

竹龍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
 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
 列岩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
 軍相疑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
 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張紹舒州周
 兵大敗諸將多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
 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
 君臣亦皆震懼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
 而仁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
 諭仁瞻降晟望城中改其辭呼曰無隳臣節孫晟等至城
 矣仁瞻於是城守益堅仁瞻子崇諫幸其父病謀以諸
 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門中救之
 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瞻病甚喘喘
 垂死其副使孫羽詐為仁瞻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
 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人城養疾是日
 卒世宗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
 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
 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而卒年五十八世宗
 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
 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瞻卒哭之慟及贈太

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惠耶歆吾命耶夜夢仁瞻
拜墀下若受命然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
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陸
游南唐書劉仁瞻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皇
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皇女貴於其國
嘗爲清淮軍節度使仁瞻畧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
中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爲龍衛軍都虞候拜鄂
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瞻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
得人心保大中湖湘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
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
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
之不能禁唐亦與屯田脩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地十三
年徙仁瞻爲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
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
糧糗罷之仁瞻表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
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全援李守
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破城南
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萬
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宗遣仁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
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

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
沂淮而上仁瞻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威以俟間若
遠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瞻曰周人
遯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
大敗沒於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
將攻城屯於城西肥水之陽徵宋亳陳潁許蔡徐宿
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
進攻塹墜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發
聲震牆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以
故屢敗而終不悟仁瞻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壯規世
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瞻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
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
數步而墮仁瞻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
有死於城下耳終不失節於地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
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
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揚泰滁和舒蘄諸州皆復
爲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爲我師襲破江左
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
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
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饋餉六月仁瞻出兵殺周兵數

百焚攻城洞屋甚眾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
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
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
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
殿使周廷構哭于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
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
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為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
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者四萬人餘眾不能復整
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之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
壽州且下心獨嘉仁贍之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
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使孫羽等為仁贍表請降戊申
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為仁贍表請降戊申
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
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
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
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到以徇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
祭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
一區元宗聞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諡忠肅歎
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贍若拜
謝庭中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

諒為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
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論曰政和先君會稽公為淮
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列仁贍於祀典且名其廟曰忠
顯後又嘗寓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為壽春縣而
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
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
甚盛乾道淳熙之間子遊蜀在成都在梓潼令金君所
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
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
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脩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
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
比予之南伐得汝為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
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後
於今遂絕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江南野史劉
仁贍者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習兵法起家小將性
淳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有
良將之才出典郡符朝野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其
仁信詔入為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鎮江夏長
沙之役師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親
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奏罷冬

月沿淮把淺屯戍饋糧仁瞻奏以邊境備禦弛廢乞分
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暴至城中將校軍吏皆撓懼
不知所措仁瞻按行城壘分兵指授守據要衝視如閑
隙衆心遂定劉彥貞援軍既至將追周師仁瞻固止之
曰北人姦詐恐其設伏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
性本佻侮不習兵術乃曰賊聞吾至必先遁去所謂縱
敵恥也不追則貽患於是奮行果爲所敗自是羣下服
其料敵各勵死力以聽任使之命周世宗率衆四面攻
擊仁瞻支梧拒守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
斬獲數千級北人大懼又表邊鎬代已守城自帥兵決
戰冀定得喪嗣主畏懦唯加撫諭不從其表因憤恚而
疾其子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廷構哭而救之亦令
併誅及周世宗樓車載孫忌於城下大呼仁瞻曰汝可
固守城隍効死立忠無爲降虜使我羞於地于是一去
卒聞之心堅鐵石仁瞻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
親臨城下坐幄中觀戰士攻城仁瞻自城上射之矢去
御座數尺輒墮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
箭射殺一天子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牀坐
於墜箭之上矢復至又遠數步而止仁瞻知之因捐弓
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之吾世受國恩

兄弟們列檠戟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扞敵寧靜邊境貽
憂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君背城血
戰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
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駕亦起仁瞻疾彌加不能視事
副使孫羽等懼不能謀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昇
至親自慰諭授以節鎮之任仁瞻不起以手指口而卒
時日陰暝天雨黃沙士卒聞之莫不人人銜泣而哭曰
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焉自到者數十人初
仁瞻歷歲久不克世宗城淮北爲壽州泊仁瞻死乃以
故城爲壽春縣君子曰以周世宗之神武雄斷當矢石
而不懼子觀自古帝王之遠者一人而已況太祖太宗
躬總元戎而蕞爾彥貞可禦諸乎仁瞻出未逾月而淮
上兵起甚得士卒之心樂爲之用命若非良將又焉致
之臨漢隱居詩話王杭遊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間
繪一金紫丈夫上題一絕云陣前仙琰生無愧鼓下蠻
奴死合羞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瞻象袁陟
詩也馬令南唐書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
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爲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爲人重
厚寡言烈祖奇之常使綜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脩
城隍守備甚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畧守此堅城何懼而

過為畏懦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為之防上
 策也顯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
 磯立談高審思守壽春大為傲備晨夕出號刁斗相屬
 躬率士卒繕完城塹樓櫓渠荅色色整飭或謂以為選
 懦大不可以示敵也椽史聞而恥之因間入白曰此城
 天險號曰金湯今以明將軍之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
 用曉昏孜孜勞苦神算者耶審思笑而荅曰君以老兵
 為怯耶夫兵固多變不可以不懼過而防之策之上者
 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虜如何爾一旦北兵奄至城下
 先使水工奪城中水道穿濬所從入每礙于角勒不得
 進又為棚車載兵以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而焚
 之立盡又為地道潛攻向城而隧之所出適與金鼓相
 值北兵相顧失色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而去行未
 數里而審思先為潛機載勁卒行地中遶出北兵之前
 曳薪揚塵空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睜眙皆以為
 從天墮也審思又發懸門出眾夾而攻之北兵殲焉由
 是終審思之世壽春不受圍向日椽
 史拜而言曰將軍天也愚不能及矣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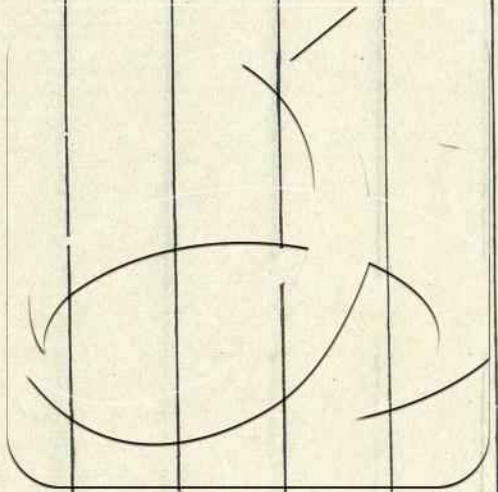
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
 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
 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
 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
 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
 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
 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
 國之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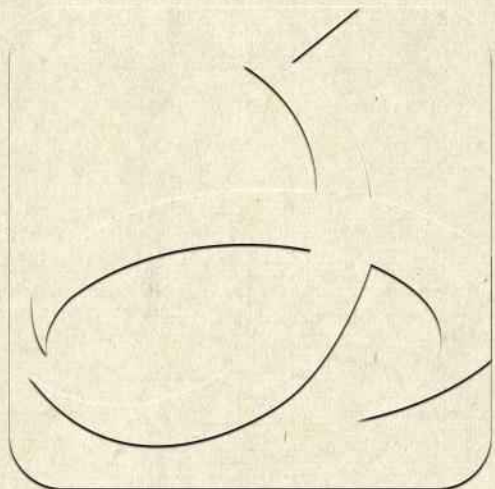
馬令南唐書申屠令堅山
東人也無賴好博膂力絕

人晉漢之間為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
死則為健卒因市酒為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
大七年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
起出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奪擊前無

勁敵遂復濠州以功授仁衛軍都虞候後主即位常掌
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
歸於京師委諭順命陸游南唐書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
未發而令堅卒漢間嘗為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
賴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
忠吉州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
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為羣盜會赦書募盜為兵茂
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前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
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為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
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先
二卒使伴為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
其黨皆潰積功為吉州刺史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為吉
州刺史茂忠為袁州刺史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者
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
與人門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
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能自奮
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歛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
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
于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參至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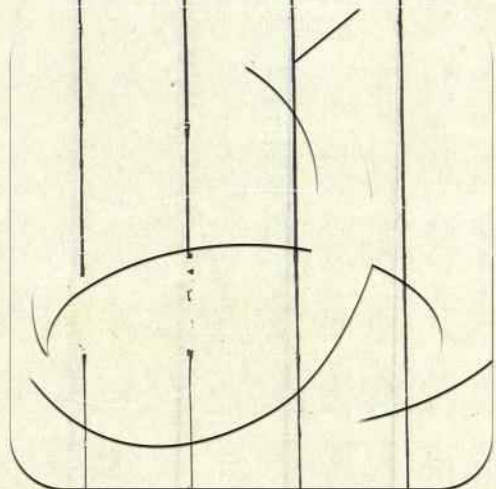
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女
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死茂忠還朝
病金瘡卒





70018444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列傳

